

亥22

4-241

精校
張氏醫通

上海錦章書局
出版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傷寒緒論序

穆叔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謂不朽信哉是言也吾聞古之賢達不居仕朝即在醫中之屈指往古名醫如秦和之論六氣越人倉公設為問難歷歷垂之左史未始無功德於後世也若路玉張子者可希蹤往哲配德前人但素抱夷曠若不屑於應酬曾有客長揖而謁先生曰吾觀今世之延醫治病者皆耳食目皮相余為先生效曹邱生可乎張子拒之客又曰今之習醫者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是其長技臨時驗證則先備一二語以探之製劑時則以雜揉湯液投之若先生者能悟醫中最上源頭復有余為曹邱生何處名之不揚宇內哉張子撫手而嘯遂謝客後知握齟者流窮困則辱身下志富厚則快意驕人不足與談道於是鉞意精研靈素金匱諸篇取趙以德喻嘉言之註而復斧之正其誤去其繁明其晦補其缺銓仲景傷寒六經之次至於結胸痞滿濕熱諸篇鑿然不混載取往哲遺言錄諸類證細證所以輔仲景之未逮列為續緒二論三復讀之知天下未有之奇蘊於此矣是書也使智者目之天穎迅發愚者瞿然而悟罔者危坐正襟洗心滌慮好自用者目眩然而不瞋舌撓然而不下洵為傷寒之大成其德被於天下後世也溥矣豈特有功於仲景而已哉嘻張子真不愧乎立言矣

同邑李瑾謨

傷寒緒論目錄

卷上

總論

傷風 六經

夾濕 溫病 傳變

夾風 溫病 合病

夾濕 併病 時行

夾氣 大標 本

夾陰 溫法 傷寒

胃虛 溫病 寒

溺氣 溫毒 感

重身 陽毒 陰

產後 內寒 毒

審證 熱病 冬

死證 黃耳 中

證 暑 暑

脈法

劫法

卷下

發熱

項強

寒熱

自汗

煩熱

拘急

結胸

小腹滿痛

發斑

下利

小便自利

腸鳴

欬嗽

渴

察色

辨舌

宜禁

頭痛

惡風

如瘧

盜汗

煩躁

心下滿

臑結

譏語

發黃

便膿血

小便數

噦

喘

漱水

頭重

惡寒

潮熱

頭汗

懊懷

胸脇滿痛

腹滿

鄭聲

不大便

小便不利

嘔吐

噎氣

短氣

如血

頭脹

背惡寒

無汗

手足厥股汗

身體痛

痞

腹痛

發狂

自利

小便難

乾嘔

呃逆

氣逆

吐血



唾膿血

熱入血室

畜血

動氣

振

戰慄

肉瞶筋惕

瘕瘕

佛鬱

戴陽

四逆

足冷

厥

踈臥

脣甲青

咽喉乾痛

失音不語

喉痹

頭眩

鬱冒

不仁

厥暈

心悸

驚惕

不得眠

多眠

魃厥

藏厥

狐惑

百合

舌卷囊縮

陽縮

直視搖頭

遺尿

循衣撮空

絕汗

勞復

食復

女勞復

陽陰易

遺熱

發頤

喜睡

差後浮腫

雜方

陽旦湯附陰旦湯

黃耆建中湯

再造散

香蘇散

芍蘇散參蘇飲

神朮湯

十神湯

升麻湯

葛根葱白湯增損葛根葱白湯

連翹葱白香豉湯

選奇湯

藿香正氣散

人參敗毒散倉廩湯

荆防敗毒散連翹敗毒散

普濟消毒飲

六神通解散

獨活散

達原散

生犀飲

清熱解毒湯

人中黃丸

人中黃飲

涼膈散

雙解散

金沸草散

三黃石膏湯

導赤瀉心湯

射干麻黃湯

姜豉湯

桔萎根湯

防己黃耆湯



麻黃杏仁薤白甘草湯

生脈散

清暑益氣湯 清燥湯

羌活勝濕湯 除風濕

十味香薷散 六和湯

補中益氣湯

黃連香薷飲 局方香薷飲

消暑丸

益元散

大順散

冷香飲子

漿水散

升麻鳖甲湯 陰毒甘草湯

陽毒升麻湯

犀角黑參湯

犀角大青湯

黃連橘皮湯

橘皮竹茹湯

赤茯苓湯

小續命湯

如聖飲

大羌活湯

羌活導滯湯

葶藶苦酒湯

黃龍湯

厚朴七物湯

代抵當湯丸

金匱下瘀血湯

備急丸

大黃附子湯

二陳湯 半夏茯苓湯 橘皮半夏湯

導痰湯 加味導痰湯

平胃散 有連平胃散 胃苓湯

五積散

調中湯

調中飲

人參養胃湯

沈香降氣散

香殼散

當歸活血湯

犀角地黄湯

生地黃黃連湯

竹葉湯

四物湯 芍歸湯 四烏湯 增損四物湯

柴胡四物湯

當歸補血湯

紫蘇飲

道遠散 加味道遠散

歸脾湯 加味歸脾湯

四君子湯 吳功散 六君子湯

東垣升陽散火湯 火鬱節菴升陽散火湯

十全大補湯 大建中湯 人參養營湯

酸棗湯

參胡三白湯 人參三白湯

參胡芍藥湯

參胡溫膽湯 十味溫膽湯

酸棗湯

金匱腎氣丸 崔氏八味丸 濟生腎氣丸

六味地黃丸

附子理中湯 枳實理中湯 治中湯

連理湯

金匱大建中湯

益元湯

附子散

附子梗米湯

羌活附子散

霹靂散

火錢散

稀涎散

皂莢丸

葶藶大棗瀉肺湯

桔梗湯

葶藶薤白瀉肺湯

射干湯

大黃牡丹湯

赤小豆當歸散

黃連犀角散

百合地黃湯

道遠湯

金液丹

黑錫丹



宋復丹

養正丹



傷寒緒論卷上

總論

長洲石頑張 璐路王父纂述

余嘗考晉王叔和集仲景傷寒書。未嘗不廢書而三歎也。嗟夫猶賴叔和為仲景之功臣。使無叔和之集。則傷寒書同於卒病論之不傳矣。何能知有六經證治乎。即條辨尚論亦無從而下手也。究二子所編。各有未當。余竊不揣復取仲景原文。重分其例。取尚論及各家之註。參以己見。成續論矣。第殘逸已多。證治不備。擬搜諸家之論以補之。雖其間互有發明。然未免多歧之惑。是不得不博採往哲之言。以綴輯之。惜歷代名賢。遞相祖述。未能一一乎標明。姑從證類次第。讀者毋以辭害義可也。謹敘六經傳變合病併病標本治法及正傷寒兩感三陰中寒冬溫疫傷風溫病風溫時行大頭溫疫溫瘧溫毒陽毒陰毒熱病中暑濕溫中濕風濕濕熱瘧病內傷虛煩脚氣霍亂內癰赤脈黃耳夾食夾痰夾水夾血夾氣夾陰冒雨溺水重身虛後等四十證。暨以審證死證逐一辨論如左。

如六經證人悉知為足經。不知有手經證。間出也。傷寒初受病時。頭項痛。腰脊強。惡寒。足太陽也。發熱面赤。惡風。手太陽也。目疼鼻乾。不得臥。足陽明也。蒸熱而渴。手陽明也。胸脇滿痛。口苦。足少陽也。耳聾及痛。寒熱往來。手少陽也。腹滿自利而吐。足太陰也。口乾津不到咽。手太陰也。脈沈細。口燥渴。少陰也。舌乾不得臥。手少陰也。耳足聾囊縮。不知人。足厥陰也。煩滿厥逆。手厥陰也。傷寒以冬月寒水主令。故受病必先巨陽。若夫非時暴寒。亦必隨時傷犯。與夫時行疫癘。隨其歲氣而犯。虛經異治。疫雖以六氣為主。總不離陽明濕土。至於伏氣發溫。必先少陽。證見熱病多兼包絡三焦皆熱邪。自內達外。其治法可領悟矣。

按靈樞十二經脈轉注如環。豈有六經傳變。只傳足經。不傳手經之理。如太陽傳陽明。謂循經傳。太陽傳少陽。謂越經傳。太陽傳太陰。謂誤下傳。太陽傳少陰。謂表裏傳。太陽傳厥陰。謂首尾傳。因此經本虛邪即傳之本無定例也。故傷寒有六經之傳變。無藏府之傳次也。所以在太陽經有犯本者。有即入陽明之府者。有傳至陽明之經而自經入府者。有傳至少陽之經而入陽明之府者。是以仲景有太陽陽明正陽陽明少陽陽明之別也。入府則邪有定著。不復傳次也。非但入府不傳。即太陽之犯本少陽之入府。俱不復傳矣。是知三陽有傳變有併合。三陰有傳經直入而

無併合也。即有三陰經轉出三陽。或傳入府。皆是邪氣向裏。正氣得復之候。並無厥陰復傳太陽之理。此昔人所未明言也。而傳足不傳之手說。尤屬非理。王安道曰。傷寒不傳手經。此開卷之首疑。而諸家紛紛。竟無定論。竊意足傳足經者。蓋以邪氣在經。未入藏府而言。若入藏府。則不可謂之獨在足經矣。何以言之。夫手太陽者。小腸也。手陽明者。大腸也。邪氣入胃。致有燥屎。大承氣湯下之。小腸上接胃。下接大腸。燥屎由大腸而出。二經得無與乎。手少陽者。三焦也。邪在一身。三焦獨能安乎。手太陰者。肺也。肺為清肅之藏。主氣升降。假如效嗽氣逆。肺能保其清肅乎。手少陰者。心也。手厥陰者。心包也。秉稟熱極。神狂妄亂。豈有君相二火。反泰然清靜者哉。東垣此事難知。曰。傷寒傳至五六日。間漸變神昏不語。或睡中獨語。一二句。目赤唇焦。舌乾不飲水。稀粥與之。則嘔。不與。則不思。六脈細數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滿。大小便如常。或傳至十日。以來形貌如醉人狀。虛見神昏。不得已用承氣下之。誤矣。不知此熱邪傳手少陰心經也。導赤瀉心湯主之。與食則嘔者。邪不在胃。也不與。則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誤與承氣下之。必死。今傷寒溫熱傳變。多有此證。不可不察也。

至於合病併病。亦須明辨。昔趙嗣真極意洗發。不過曰。合病者。二陽經。或三陽經。同受病。病之不傳者也。併病者。一陽經。先受病。又過一經。病之傳者也。以病之不傳者。概合病。雖為定論。但未明言。合病多由冬時過溫。少陰不藏。溫氣乘虛。先入於裏。然後更感寒氣。閉鬱於外。寒熱錯雜。遂至合病。其邪內攻。必自下利。不下利。即上嘔。邪勢之充斥。奔迫。從可識矣。其黃芩湯。雖主太陽少陽合病。白虎湯。雖主三陽合病。而實溫病熱病主方。慎不可以此誤治。傷寒合病。設誤用之。必難救藥也。其傷寒合病。仲景自有桂枝加葛根湯。葛根加半夏湯。葛根湯。麻黃湯等治法。觀仲景諸例。自可見矣。

併病者。先一陽經病未罷。又加一經證。見兩經聯貫為一也。嗣真云。太陽陽明併病。若併而未盡。是傳未過。尚有未證。若併之已盡。是為傳過。當下之。按此。雖曰併病。而實傳經也。或言本二經病。一經證先盡。歸併於一經者。為併病。此說似是而尤誤也。按仲景二陽併病。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一條。此則太陽陽明併病也。至於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一條。雖曰二陽併病。又云。太陽證罷。獨見陽明府證。所以用大承氣湯專治府實。而不復用併病例藥也。考仲景書。合病併病證。或止言太陽。或止言陽明。少陽者甚多。如太陽病桂枝證。醫反

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此非太陽陽明併病例藥乎

又如標本治例全要活法所謂一病之標本者如太陽中風枝桂證先惡寒為本後發熱為標其陽明熱病白虎證

口燥心煩為本背微惡寒為標此治本不治標也○又兩病之標本如伏氣發溫復感客邪證伏氣為本客邪為標

治以涼膈必加葱豉其內傷發熱兼冒虛風證內傷為本虛風為標治宜補中略入羌防此治本兼治標也○又傳

經之標本本太陽病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此太陽為本陽明為標治以葛根仍用麻黃此治

標必從本也○又一經之標本如太陽病頭痛發熱自汗桂枝證為本病後六七日不解而煩渴飲水邪入膀胱之

本五苓證為標病此隨證治本治標也○又一身之標本如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近衣以其人陽氣虛寒邪外鬱

於表熱在皮膚為標寒在骨髓為本宜小建中加黃耆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以其人蓄熱素盛寒鬱於內

寒在皮膚為標熱在骨髓為本宜桂枝湯加黃芩此寒熱互見標本合治不必如活人書先後治例也○又寒熱之

標本者如病人脈微而濇夏月盛熱欲著複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或熱欲著複衣者陽微則惡寒也宜附子理中

加黃連盛寒欲裸其身者陰弱則發熱也宜竹葉石膏加附子此不從標本從乎中治仲景所謂醫病是也○又先

後之標本者傷寒醫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急當救裏先受寒身疼痛為

本病後誤下之續得下利清穀為標病先四逆救裏治標後桂枝救表治本也標本之法略舉數條為例詳仲景證

治諸法餘可類推

夫仲景治法不同非極力精研不能悟其間奧也原夫傷寒之邪其始也必先太陽寒水之經所以惡寒發熱此為

表之外證故宜發汗開腠理而通其熱則愈或有汗之而不愈者必有所夾而致或夾痰或夾食或挾水氣或夾內

傷須辨脈證用藥然必先撤外邪稍兼清理痰氣而後專理他證若內外併治邪必內入所謂汗之不得其宜而入

三陽之本也古云發表未除不可攻裏上盛未除不可攻下真不易之定例也○傷寒三陽證宜汗失汗必致傳經

汗之不得其宜或入三陽之本或傳三陰之經若入三陽之本此為表之裏證當隨證分利和解若入陽明之府必

大便燥結潮熱手足絳絳自汗腹滿煩渴當俟結定方可攻裏所謂下不厭遲也若裏實燥渴飲水過多或下傍流

抵傷寒身熱者。為熱在表。引飲小便黃赤。為熱在裏。身熱引飲小便黃赤。為表裏俱有熱。身涼不渴。小便清白。為表裏俱無熱。又曰。身拘急。未熱惡寒。脈浮緊。為邪熱在表。引飲譫妄。腹滿實痛。發熱便秘。脈沈緊。為邪熱在裏。胸膈痞滿。或嘔吐。往來寒熱。脈在肌肉。為邪熱在半表半裏。自利脈沈細。但熱而無頭痛。或燥渴多喜溫飲。自覺足寒。為少陰本虛而挾陽邪。雖是陽證。而實夾陰。與陽虛自中陰寒不同。亦有陽證誤用寒藥。而變為虛寒者。又有汗下太過。致陽虛而惡寒者。皆始本陽邪。未傳寒中之證。並宜加溫經藥。不可拘於傷寒皆為熱邪。禁用溫補之說。然究其根源。從陽經來者。溫經藥中。又不得不兼制陽藥。若峻用辛熱。則真陰立槁也。觀真武湯中用芍藥。茯苓。其義可見。○王安道云。傷寒傳變不常。或有循經而傳者。或有越經而傳者。或有傳二三經而止者。或有只在二經者。或有傳至三陽而止者。或有傳盡六經不罷者。有從陽經傳變而為熱證者。有直中陰經而成寒證者。有初入太陽不作鬱熱。而成真陰證者。有始寒終熱者。有始熱終寒者。全在脈與證別之詳。三陽之邪。則一於熱耳。至三陰經證之或寒或熱者何也。夫仲景書本非全文。既遭叔和播亂之厄。成無已止。隨文註釋。竟不明言。何由為熱。何由為寒。之故此非不欲言也。蓋止知傷寒皆是傳經。故疑於六經所傳俱為熱證。而熱無變寒之理。遂不敢別白耳。以寒為本藏之寒。歟。安得當熱邪傳裏之時。反獨見寒而不見熱者。且所用之藥。能不助傳經之熱乎。以寒為外寒。歟。則在三陽已成熱矣。豈有傳至三陰而反為寒哉。成氏能潛心乎。此則必悟其所以然矣。○夫三陽之病。其寒邪之在太陽也。寒鬱其陽。陽不暢而成熱。陽雖人身之正氣。既鬱則為邪矣。用麻黃發表以逐其寒。則腠理通而鬱熱泄。故汗出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熱不得外泄。則必入裏。故傳陽明傳少陽。而或入府也。夫三陰之病。或寒或熱者何哉。蓋寒邪之傷人也。或有太陽經鬱熱然後以次而傳。至陰經者。或有太陽不傳。陽明少陽。而使傳三陰經者。或有寒邪不從陽經而始。直傷陰經者。或有雖從太陽而始。不作鬱熱。即入少陰。而獨見少陰證者。或有始自太陽。即入少陰。而太陽不能無傷者。或有直傷陰經。而寒變為熱。及始寒終熱者。其鬱熱傳陰。則為熱證。其直傷陰經。及從太陽即入少陰。則為寒證。其太陽不能無傷。則為脈沈而發熱。證其始寒而終熱者。則陰邪傳出陽分。為先寒後發熱。證此三陰之病。所以或寒或熱也。邪氣暴卒。本無定情。而傳變不常耳。若夫裏寒外熱之證。乃是寒邪入客於內。迫陽於外。或是虛陽之氣。假作外熱之狀耳。非真熱邪所為也。觀仲景裏寒外熱之證。但以溫藥治裏而不治外熱。則知所治之意矣。

所以仲景治太陽經虛汗之不愈即用四逆湯溫之。如太陽病發熱頭痛脈反沈若不差身體疼痛當救其裏宜四逆湯是也。更有少陰表證宜汗者如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沈者麻黃附子細辛湯主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麻黃附子甘草湯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裏證故微發汗也。趙嗣真云太陽證之溫經少陰證之發汗皆證類之變。故長沙各言反者以太陽發熱頭痛脈當浮今反沈少陰脈沈法當無熱今反發熱也。以其無頭痛故為少陰以其有頭痛故為太陽。太陽脈當浮今不能浮者以裏虛久寒正氣衰微所致。又身疼痛故宜救裏使正氣內強迫邪出外而乾薑生附亦能出汗也。少陰脈沈無頭痛當不發熱今反發熱知寒邪在表鬱閉而為熱故用麻黃細辛以發表邪之熱附子以溫少陰之經。孰附配麻黃發中有補生附配乾薑補中有發也。至第二證言得之二三日病氣尚淺比之前證稍輕。又無裏證變見故宜微發汗所以去細辛加甘草是汗劑之輕者也。活人書都去無證二字改作常見少陰熱陽證者如經云心中煩不得臥或咽嗆聲不出者或欬而嘔渴或口燥咽乾或腹脹不大便是也。夫豈麻黃附子甘草湯所可治耶。○復有三陰轉屬胃府宜下者如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是為繫在太陰太陰者身當發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大便鞭者為陽明也。又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厥陰下利譫語有燥屎者小承氣湯下之是也。更有三陰轉出肌表宜汗者如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少陰中風陽微陰浮者為欲愈厥陰病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厥陰病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又有少陰變熱回陽者如少陰病惡寒而踴時時自煩欲去衣被者可治。凡此皆陰盡復陽也。至於汗下誤施變害不測東垣云太陽始病當以汗解若當汗不汗則濕熱者表而發黃發汗太過經虛風襲而成瘧不當汗而汗迫血妄行而成衄大便不可妄動動早為犯禁當汗誤下則引邪入裏而為痞結懊懷協熱利當下誤汗則為亡陽厥竭譫語小便不可輕利利之為犯本若渴而自汗多雖小便不利為陽明經熱不可誤用五苓蓋五苓為太陽裏證下藥其功在於驅胃中濕熱而救津液故仲景又有小便數大便鞭不更衣十日無所苦渴者宜五苓散之例。一以自汗多而渴為津液耗散故禁利水傷津藥。一以小便數而渴為濕熱內盛故宜驅熱利水藥。此當利不當利之別也。若當利不利必就陽明燥火而成畜血發黃不當利而利必耗膀胱津液而成燥血發狂。此皆誤治之失也。○又按活人書云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夫陽明之經證身熱目赤鼻乾頭痛可宜下乎。少陰之傳經熱邪可宜

溫乎况溫病熱病之少陰尤不可溫也自奉議此說行後世蒙害者不少矣○又兩感證先救裏以四逆湯後救表以桂枝湯長沙本云先後發表攻裏未嘗言救裏也今以攻為救豈不相背若用四逆湯是以火濟火而腹滿瀰語囊縮等證何由而除兩感雖為死證亦不當如是處治也○至於直中三陰寒證仲景在大陰則曰藏寒以二陰居中邪不能入必因冷物受傷也在少陰不曰中寒即曰少陰病者以少陰本寒水藏若陰寒中藏必死今受病者少陰經耳故處方皆用溫經在厥陰乃曰中風以風喜傷肝也○凡六經中俱有中風傷寒之辨如太陽麻浮有汗為中風浮緊無汗為傷寒陽明善饑為中風不能食為傷寒少陽耳聾脇滿為中風口苦咽乾為傷寒若三陰風寒無變異形證但以四肢煩疼為中風手足寒厥為中寒耳○凡傳經少陰熱證在本經失治或治之未當則復傳厥陰熱深厥亦深而咽痛者為喉痹嘔者轉為吐癰臍下利者轉為便膿血甚者發熱厥逆不得臥仍是腎氣先絕而死矣○凡虛寒壞證多少陰厥陰然少陰最忌發熱發熱則恐腎中真陽飛越厥陰最喜發熱發熱則陰盡復陽但少陰發熱必大發躁悶亂不安誠為危候若利止厥回脈見陽微陰浮又為欲愈之徵也厥陰發熱則厥逆止而漸溫腹脹少緩而囊縱吐利止而思食方為陰盡復陽若見煩熱消渴脈數又為真陰灼燦之象矣○又有少陰中風證接感起東云凡初起但覺畏寒饑不能食欲吐不吐腹濡滿大便秘小便頻數及多脈來弦細浮弱按之無根此為少陰本虛自中之風慎不可以其腹滿不大便而誤下之下之必不可救也蓋寒則自利腹痛風則腹滿不大便而按之不堅寒則小便清利風則小便頻數寒則身冷厥逆風則自覺煩熱而手足煩疼寒則嘔逆不食風則欲吐不吐饑不能食稍食則脹滿不禁寒則脈來沈細風則脈來浮弱以風本陽邪上逆與寒證陰邪下泄不同即如中風之合病則嘔傷寒之合病則利是也○傷寒外編云病在三陰皆有利腹痛厥逆躁渴但屬於陽者必先發熱頭痛漸至唇乾舌燥煩渴喜冷飲面色光彩語言清亮手足溫煖爪甲紅潤身輕易於轉側呼吸出於自然小便或赤或澀脈來浮洪數大此陽證也至四五日後傳進三陰血分變出四肢厥冷乍溫或燥結或下利躁渴潮熱自汗瀰妄揚手擲足氣息喘急小腹痛不可按舌上胎厚而黃黑甚則芒刺燥裂脈沈而滑皆三陽傳變之熱證其或身寒逆冷神氣昏昏脈來沈實附骨乃火極似水緣陽邪失於汗下所致雖身冷而不欲近衣雖神昏而氣色光潤雖腹痛必脹滿而喘急不可按揉下利傍流清水小便黃赤大便或秘或黑厥逆亦不過肘膝厥過即於熱厥深熱亦

深也此為陽極似陰不可誤認為寒而溫之○若發於陰者始病不發熱無頭痛便自利厥逆腹痛口不渴身體沈重難以轉側嘔吐瀉利惡寒踈臥戰慄吐沫手足指冷厥逆爪甲青黑面如刀刮顏色黯慘而不光舌上雖黑而無胎脈來沈遲細小皆三陰自中之寒證其或面赤戴陽身有微熱咽乾煩躁脈來數疾無倫乃水極似火因虛冷內盛逼其浮陽發外也又如始本陽證誤服涼藥攻熱太速其人腎氣本虛胃氣素弱遂變陰寒雖發熱面赤欲引不自覆而手足必寒或躁渴欲飲水而不能嚥或嘔噦而效逆或咽痛而鄭聲時噪悶亂欲坐卧泥水中稍袒露即畏寒莫禁腹痛可按可揉而不鞭滿下利清穀白沫及淡黃水小便清白厥逆過肘膝而不復熱舌上略有黑胎與灰色胎胎雖老必極薄無津而不燥裂無芒刺脈多沈細或浮大數疾按之必虛軟無力不鼓擊於指下者此為陰極似陽不可誤認熱證而下之此證急溫尚且十難救一下之百不一生矣○喻嘉言云凡傷寒初起發熱煎煎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漸至發厥不問知其為熱也若陽證忽變陰厥從古至今無一也蓋陰厥得之一起便直中陰經唇青面白遍身冷汗便利不渴身踈多睡醒則人事了了與傷寒傳經之熱邪轉入轉深人事昏惑者萬萬不同如先犯房勞而後傷寒世醫無不為陰證往往投以四逆等湯促其暴亡而諉之於陰極莫救總由傳派不清耳蓋房勞而病外感者其勢不過比常較重以陰虛陽往乘之非陰盛無陽之比汗下藥中不過稍加甘溫照顧元氣耳且仲景明言厥多熱少則病進熱多厥少則病退厥愈而熱過久者必使膿血發癰厥應下而反汗之必口傷爛赤先厥後熱利必自止見厥復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喉為痹厥而能食恐為降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類皆熱深厥深之旨原未論及於厥陰也至於陽分之病而妄汗吐下致汗多亡陽吐利煩躁四肢逆冷皆因用藥差誤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湯挽之則陽不能回亦原不為陰證立方也蓋傷寒發熱發渴定然陰分先虧以其誤治陽分比陰分更虧不得已從權用辛熱先救其陽與純陰無陽陰盛隔陽之證相去天淵不知治陰證以救陽為主治傷寒以救陰為主傷寒縱有陽虛當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陰分可受陽藥者方可回陽若面色黧黑身如枯柴一團邪火內燔者則陰已先盡何陽可回而敢助陽劫陰乎證治方云若證未辨陰陽且與四順丸試之即理中倍甘草可見從前未透此關縱有深心無可奈何耳至於元氣大虧陰盛格陽之證庸醫往往反認陽證遽施下藥殺人多矣今竊工治傷寒漫不辨其名證一見發熱其初藥用表藥不論虛實不分經絡雜用三陽經藥表之不愈五六日間稍見

胸腹滿悶便以承氣下之汗下不效別無措手委之天命總由未得傷寒真訣耳

傷寒者冬時嚴寒感冒殺厲之氣而病也交霜降節後春分節前病發熱頭痛者皆謂之正傷寒始風寒之在太陽經必惡寒發熱頭項痛腰脊強脈浮而緊無汗不能食為傷寒麻黃湯若尺中遲弱者為衛氣不充當用黃耆建中為主若陽虛不能作汗或面色戴陽足冷夾陰者再造散脈浮而緩自汗能食者為中風桂枝湯脈浮緊而數身寒不汗出發熱煩躁為風寒兩傷大青龍湯若脈浮緩自汗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證或乾嘔或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利少腹滿或喘為心下有水氣小青龍湯太陽經表邪不已或犯膀胱之本或入陽明之府或傳陽明之經所謂犯本者如太陽經發汗不解誤用利水藥熱結膀胱小便難煩渴引飲者五苓散若自汗多者屬陽明則又禁用五苓恐重竭其津液也如狂喜忘為畜血桃核承氣代抵當選用火迫劫汗亡陽驚狂起卧不安者此火逆犯本也救逆湯如脈浮數而嘔吐者必傳陽明經其證身熱目赤鼻乾不得臥頭痛自汗而脈長桂枝加葛根湯有食必作脹悶更加橘半枳朴若自利者葛根湯嘔加半夏稍遲必入陽明之府其證日晡潮熱手足絳黎自汗而脈滑此屬胃實俟其結定用承氣輩攻之如陽明不入府邪氣在經未罷必傳少陽其證頭疼目眩耳聾口苦脈弦脇痛寒熱往來小柴胡湯蓋少陽居表裏之半外有太陽之惡寒內有胃府之惡熱故往來寒熱少陽與厥陰為表裏少陽主邪欲入而寒熱交爭厥陰主邪欲出故厥逆反覆也少陽寒熱往來六七日至十餘日大便不行腋下汗出方可用大柴胡微利之緣膽無出入瀉土所以瀉木也如八九日腋下無汗為膽未實誤用承氣下之必犯少陽之本則胸滿驚煩小便不利讒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柴胡龍骨牡蠣湯至傳三陰太陰則腹滿噎乾下利而脈沈細者小建中和之因誤下陽邪內陷而腹痛者桂枝加芍藥痛甚加大黃此關乎平昔元氣盛衰及有無宿滯之分也熱傳少陰必口燥舌乾而渴脈沈下利邪熱奔迫故也若手足微逆者四逆散若下利清水心下鞭痛而讒語者大承氣湯又有元氣素虛或汗下過劇陽氣傷而成虛寒證者不可執認傳經而禁絕溫補也熱傳厥陰則有下奪外解之分若手足厥寒脈細欲絕或下利脈大而腸鳴者並用當歸四逆湯若誤下而脈沈厥逆自利煩滿囊縮小承氣湯若脈浮緩而囊不縮雖厥逆下利必自愈乃陰盡復陽風從木化也可與小劑桂枝湯助其作汗而解此六經證治大略耳其他誤治變證詳續論六經諸篇及細證例中此不復贅○傷寒汗後熱不退仍頭項強痛而勢稍

滅者更宜汗之。若反劇煩擾者，必有夾食夾痰，或有宿病之故，當推其源而治之。大凡汗後熱不退，作危證斷之。若汗後熱愈甚，脈躁疾，名陰陽交者，死傷寒五六日，裏證具而下之，下後熱不退，胸中堅滿不消，或腹中疼痛不止，脈尚數實者，此為下未盡，或下後一二日，更煩熱喘滿者，並可用小承氣湯復下之。若天下後身熱不退，心中結痛，懷頭汗，梔子豉湯湧吐之。凡傷寒六日，傳六經為一候，七日當解，若不解，再傳至十三日，謂之過經不解。二十餘日不解，謂之再過經不解，宜詳虛實輕重，或和解，或下奪之。若脈尺寸陷者，大危。若過經不解，脈虛數，人弱發熱，口乾舌燥者，此為虛證，不可下。以參胡三白，或小柴胡增損主之。至於愈後餘熱不盡，伏留藏府經脈之間，致變他病不一。如邪火伏於脾，則變中滿不食，伏於胃，移熱於脾，則變休息痢，伏於心，移熱於小腸，則變淋血，滿痛甚，則小便不通，多不可治。伏於肝，則變囊腫，陰腫，伏於肺，則變肺癰，吐腥，伏於腎，則變羸瘦，怯弱，伏於脾腎之間，則變癰臥不起，久而成痿，伏於肝脾之分，邪正交攻，則變痰癘。至若太陽少陽失汗，則毒結顯頰之間，謂之發頰，陽明少陽失下，則邪結於臍府之內，多成癰腫，凡此皆傷寒大病後餘邪為患也。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易老用大羌活湯主之。此專在表也。二日陽明與太陽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黃連解毒湯主之。此意在和也。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雙解散主之。此重在裏也。至水漿不下，不知人事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則榮衛不行，藏府不通而死矣。則知一藏一府受病，猶可治也。按兩感皆是熱邪亢極之證，朱氏妄言前三日真為病寒，以四逆湯急溫裏，後以桂枝湯急解表，而方書又有用麻黃附子細辛湯之說，殊不知傳經者皆屬陽證，陰證本無熱邪，安得有傳變之理。即傷寒之病，兩感者亦少。惟溫病熱病居多，以溫熱成從少陰發出太陽，即是兩感之證，所以守真特立涼膈雙解白虎承氣等湯，以兩解溫熱病表裏之熱毒也。非特溫熱病之有兩感也，凡下元虛人染患疫癘，多有二三日斃者。蓋疫癘之勢較傷寒更劇，所以死在三日也。傷寒例所言六日死者，是言傷寒之兩感，素問所言三日死者，是言熱病疫癘之兩感也。非特溫熱疫癘之有兩感也，即如冬溫之發於太陽少陰，故始咽痛而後自利，豈非兩感之證乎。

若陽氣素虛之人，始病無發熱頭痛，便惡寒踈臥，腹與少腹痛，自利厥逆，脈沈者，為直中陰經寒證。太陰但有內寒而無外寒，病則胸膈滿，手足寒，臍上痛，下利清穀而不渴，必因內傷冷物所致。宜理中湯甚，則加附子，下利不止，宜

四逆湯少陰有寒有風寒則四肢厥冷吐利而渴渴不能飲惡寒踈臥身體疼當臍下小腹痛此腎藏真陽不足所致宜四逆湯口中和背惡寒者附子湯發熱脈沈麻黃附子細辛湯風則但覺畏寒而不厥冷自言腹滿而按之則濡大便祕小便頻欲吐不吐臥而欲起恍惚多驚心懸若飢稍食則痞脹不寧舌上灰黑或淡紫帶青脈來弦細浮弱以風性上行故其證頗似太陰而實少陰中風之證最難辨別宜桂枝湯加乾薑下虛甚者面赤戴陽急用桂枝人參湯加葱白生附陰結不大便脹滿不能食者四逆湯下金液丹誤用寬脹藥必轉劇若攻下必死厥陰但有中風而無中寒若其人胃氣素常虛寒者則乾嘔吐涎沫頭痛吳茱萸湯加桂枝若腎氣素虛者則厥冷自利少腹痛四逆湯加肉桂凡陰證多有陰極似陽煩躁面赤脈數疾無倫躁過必畏寒渴不能飲此不獨真陽下虛而陰氣亦虛不能內守致虛陽擾亂而上泛外亡也急宜通脈四逆白通加豬膽汁及益元湯治之蓋陰盛於裏則躁煩下虛則虛陽上泛故面戴陽而煩渴內無熱故渴不能飲陽虛陰亢故身熱脈大而疾但無力耳陰證惡寒厥逆為陰經受寒雖陽氣微不至於劇故止宜溫經若陰極似陽者為陽氣衰微不能制其浮火宜兼溫補冬則白通通脈四逆輩夏則大順漿水冷香等然總不離辛熱也

若交一陽後天令大寒有卒然倒仆昏不知人手足逆冷或口吐白沫嘔逆清水唇青面黑口鼻氣息微冷者為中寒按丹溪曰中寒者倉卒受寒其病即發而暴蓋中寒之人乘其腠理疏豁一身受邪難分經絡無熱可散溫補自解此胃氣大虛不急治去生甚遠○戴元禮曰中寒是身受庸殺之氣口食瓜果冰水冷物病者脈必沈細手足冷息微身踈雖身熱亦不渴倦言語此言夏月中寒大順冷香或附子理中浸冷服若脈數飲水煩躁動搖者皆是熱證寒熱之異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誤則殺人若在冬月中寒法當溫散輕則附子理中甚則白通通脈劇則露蹙火燭庶可挽回緩則不救○中寒之色必青唇口青身冷脈脫為入藏即死身和汗自出為入府即愈經曰血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暴死中寒脈散者死尺脈遲滯沈細寒在下焦○經云陰盛生內寒因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瀉不瀉則溫氣去寒獨留留則血凝血凝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夫經既言陰盛生內寒矣又言故中寒者豈非內寒先生外寒後中之耶經既言血凝則脈不通矣又言其脈盛大以濇者豈非以外寒中故脈盛大血脈閉故脈濇耶此中併有大疑請先明之一者人身衛外之陽最固今不由三陽而直中少陰蓋厥氣上逆積

於胸中則胃寒胃寒則口食寒物鼻吸寒氣皆得入胃腎者胃之關也外寒斬關直入少陰腎藏故曰中寒也此內經所隱而未言者也一者其脈盛大以濇雖曰中寒尚非卒病卒病中寒其脈必微在傷寒證惟少陰有微脈他經則無其太陽膀胱為少陰之府繞見脈微惡寒仲景早從少陰施治而用附子乾薑矣蓋脈微惡寒正陽微所致腎中既已陰盛陽微寒從內生復加外寒斬關直入或沒其陽於內或逼其陽於外其人頃刻云亡故仲景以為卒病也○寒中少陰行其嚴令埋沒微陽肌膚凍裂無汗如喪神守急用白通湯為主治蓋薑附追復元陽加蔥白以散寒加豬膽汁引入陰分然恐藥力不勝更以葱熨臍中并灸氣海關元數十壯取脈漸來手足溫為效必內外協攻乃足破其堅凝少緩須臾必無及矣○若其人直陽素擾腰理素疎陰盛於內必逼其陽亡於外魄汗淋漓者項強鞭用薑附豬膽汁即不可用葱及熨灼恐助其散令氣隨汗脫而陽無由內返也○用薑附以勝陰復陽使既散之陽急復不知此義者加增藥味反牽制其雄入之勢必致迂緩無功也○其次前藥中即首加當歸肉桂兼理其陰以寒邪中入先傷榮血故也○其次前藥中更加人參甘草兼調其氣不爾恐薑附之猛直將犯上無等矣○用前藥二三劑後覺其清陽在躬運動頗輕更加黃耆白朮五味芍藥陰陽平補不可歇手○用羣隊之藥以培陰護陽其人即素有熱疾陽出早已從陰而變寒至此無形之陰寒雖散而有形之寒疾阻塞竅隨者無由遽轉為熱薑附固可勿施其牛黃竹瀝一切寒涼藥不可用若因其素有挾熱妄投寒劑則陰復用事陽即擾亂必墮前功也○用平補後嗣後總有頑疾留積經絡但宜甘寒助氣開通不宜辛辣助熱壅塞蓋辛辣始先不得已而用其毒陽既安堵即宜休養其陰切勿喜功生事轉生他患也

至於冬時反有非節之暖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未至而至即為冬時不正之氣人感之而病者名曰冬溫冬溫雖發於冬時治法與傷寒大異蓋溫則氣泄寒則氣收二氣本相反也其證必心煩嘔逆咽痛身熱頭疼或效嗽自汗或頭重面腫但始先咽痛後必下利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與風溫不異但時令不同治之不得不為少異也按羅謙甫云冬溫一證雖關不正之氣而實正氣虛故邪得以入於少陰其經上循喉下入腹故咽必痛或下利也治之宜用陽旦湯加桔梗姜糖或問冬溫何以竟入少陰而前所治方亦非少陰之藥其故何也石頑曰大凡四時各有正令冬月當寒而不寒則少陰之氣不藏而不正之氣得以入傷其經原非腎藏受病故但以桂枝湯中加黃芩